

奇才磊落柳詒徵

王兆祥

十七歲便中了秀才

名史學家柳詒徵先生，字翼謀，號劬堂，又號希非。江蘇鎮江人。民國紀元前三十三年（西元一八七八年清光緒四年）生。他幼年喪父，家境清寒，據他自述，家裡經常是以紅醬豆腐一塊來佐餐度日的；他的母親也兼嚴師，從教他認字開始直到唸完古代重要的典籍，日日在旁督導，務要他熟讀熟記以至能背誦如流為止，因此爲他往後致力於文史研究工作打下了深厚的基礎。他勤奮苦學，十四、五歲時，便常因讀書失眠；又因自幼勤學，是故頗受家鄉父老及同輩學子的讚許，到十七歲中秀才時，已經譽滿鄉里，嶄露頭角了。

柳詒徵學術淵源，完全是受到清季兩大書院的培育。一爲南京鍾山書院，從大儒繆荃孫受業。一爲江陰南菁書院，這是長沙王先謙，定海黃以周，江陰繆荃孫三位同時講學處，王、黃、繆三人均爲一代名儒，學問精深博大，而難得的是他們又志同道合，柳翼謀從他們間學，青年時期受影響甚鉅。柳氏具有秀才資格，因此，後來得以保送進入就讀於公費的三江師範學堂。畢業旅

行時，曾赴東瀛遊覽。這是他首次東遊並得與日本漢學界有所接觸，亦是他治學方法所以受到西方影響的來源。民國八年，他重遊日本，收集了許多日文著作，他雖不會說日文，但却能讀日文書；日後他講學所用的資料便有許多來自他當時的所見所感。

光緒末年，清廷急欲變法，張之洞曾招繆荃孫出領江楚編譯局，並曾合作編了本「書目答問」；改鍾山書院爲高等學堂，自己充當監督，後又親赴日本考察學務。因此，柳氏得有機會，進入編譯局供職。他因家境清苦，很早就開始教書賺錢，在南京復成橋創辦了一座思益小學堂，教讀甚嚴，頗受時人所推許。及後任教於江南高等商業學堂、江南高等實業學堂、寧屬師範學堂、兩江師範學堂等校。清末民初，柳翼謀曾任鎮江府中學校校長，因該校校風不良，曾大加整飭，力圖改良，引起學潮，故憤而辭職離去。

民國五年，任南京高等師範國文及歷史科教授。他教課態度非常認真，先講雜篇文選，繼開羣經，再而諸子百家，再而史記、漢書、後漢書三史。講經史子集的時候，特別強調大義。後來，又開講「中國文化史」，每一堂都攜帶許多參

考資料，分給學生們閱讀，講「東亞各國史」時，又附帶把自己所作詳盡的日本、高麗、安南等國王室世系表抄錄給學生。國文課，每兩週在課堂上作文一篇，他親自批改發還，學生受益良多。最後改爲專教歷史。

民國九年，南京高師改爲東南大學，他任歷史系教授，講授中國文化史及中國史兩科。民國十二年暑假，東南大學開辦全國暑期講習會，曾邀名史學大師章太炎主講治史學的方法，章太炎因餘杭土腔太重，柳翼謀還特爲他翻譯。民國十四年，東南大學發生學潮，柳翼謀即離京轉走北方冀遼兩地，梁啓超特爲他安排在清華大學講學，各講稿都有學生爲他筆記，陸續刊載在清華學報上。王國維投湖自盡以後，清華大學曾有意延聘柳先生爲研究所的導師，可惜未能成爲事實。同年他又任教於北京女子大學，越一年，到東北大學，然後再返回南京，重任中央大學教授，晚年並曾在上海復旦大學授課。

創辦學衡力阻邪說

柳翼謀任教東南大學時，曾發行「學衡」雜誌，以阻遏當時的一些邪說逆流，維繫住東南學界的名望。當時各界曾有敦請柳氏出國講學的建

議，以便使東西兩方的學說得以交流融匯，使外人能觀仰我文采之美。柳翼謀因不諳英語，恐在文辭的表達與觀念的交換上有所隔闕，方始作罷。柳氏早年亦曾躬身參與國民革命，號召學生致力救國救民大業。除教學任課之外，民國十六年，受任江蘇省立第一圖書館館長，一直到三十八年大陸淪陷為止，歷二十二年之久。江蘇省立第一圖書館是繆荃孫早年所創立的江南圖書館，廿餘年來一直都是首都各種文獻存稿匯集之處。柳氏自接任開始，即禮聘各處學有專長的才俊之士，協助整理藏書，共得十七餘萬冊之多。此外，並重新立定規則，正式開放閱讀，囑咐館員們要盡力為閱覽借書的民衆服務。從任職後到七七



名史學家第一屆中央研究院院士柳詒徵任中央大學教授時的照相。

事變抗日軍興為止，這十年之間，成就非常的大。大體上可分四方面來講：一、藏書日愈豐富完整，平均每年約增加一萬冊，到廿四年底，已達到二十二萬四千冊。二、收藏書籍的編排目錄，體制健全清晰。三、廣為發行各古籍的鈔本，使之流通；中央大學圖書館曾與國學圖書館合組一善本印行機構，名為「中社」。四、研究學術，心得發表、刊布出書，單在圖書館刊物上發表的，每年約有百萬字，更編印為九大鉅冊，在所有圖書館刊物中，堪稱為首屈一指。

抗戰開始後，柳翼謀分別將重要的藏書善本都存在故宮博物院地庫中，次一等的就找一密室法帶走的書才放在舊館裏。抗戰勝利後，又迅速委託船運將所有的書運回，悉心的收集所有的殘篇敗章，加以分類整理，統計共達舊館藏書的四分之三，編成書卷廿卷。

柳氏曾屢次上陳有關當局，主張圖籍被敵偽所破壞焚燬的都要悉數償還，但却不曾得到滿意的答覆。三十七年江蘇省教育廳又削減經費，使圖書館的擴展遭到很大的財務困難，柳翼謀深感不滿，遂生退隱之意，第二年，終於辭退了館務，廿二年間，他與館書共患難共存亡的生涯，至此告一段落。

抗戰前，柳翼謀曾着手經營「焦山書藏」，並預先整理作江蘇省

通志的稿件資料。抗戰爆發，南京撤退，國府西遷，柳氏經江西、湖南、貴州而到四川，路過江西時，曾在第三戰區及浙江大學講學。

民國三十三年、三十四年間，又曾兼任中央訓練團高級班的講座。

柳氏曾參加中國圖書館協會，任行政組副主席一職。

抗戰期間，在重慶發起籌組中國史學會，學會成立後，被選為首任會長。抗戰勝利民國三十五年，鎮江成立了一個江蘇省文化運動委員會，他是主任委員，這一年中，又被選為江蘇省臨時參議會參議員。

民國三十六年初，國史館成立，他任職纂修，整理有關清史藝文志稿及列傳等第一手古代留傳下來的資料。國史館成立的目的，不僅僅是要負責纂修國史，對於明史及清史，也負有重新編整、校正補缺的義務。在國史館任職期間，柳氏主編館刊，館中的許多條例規章亦多出於他的手筆。他有許多關於修史的意見建議，每次都經當局全部採納，由此，可見柳氏在國史館的職務是多麼的受到重視。

献身教育培育英才

民國三十七年三月廿五日，中央研究院第二屆評議會，選出了第一屆中央研究院院士共八十一人。歷史組為柳翼謀和陳垣、陳寅恪、傅斯年、顧頡剛五位當代史學家。早在民國廿二年，國民政府即曾委任柳氏等十五人為第二屆高等考試典試委員，而歷史試題則係柳先生所出。民國三十八年三月卅日總統特提名任命他為考試院考試

委員。

柳翼謀先生的家室兩代均為單傳，他有一姊嫁徐姓，不幸喪夫早寡，遺下甥女一人。他自己生有一子一女。公子名岷生，專攻數學，大學畢業後任職於上海交通銀行，女公子名定生，承父學研究歷史，曾任中央大學副教授。柳先生有孫男共五人。

柳翼謀先生一生獻身於教育事業，培育無數英才，他自奉非常儉約，常以「學不厭、教不倦」自勉。晚年退休住在上海，因為年老體力衰退，又加以有許多國家圖書館的藏書不及運出，並且路費昂貴無法湊集，終於留在大陸淪陷區內。據聞，已於民國五十年（一九六一年）在大陸去世了，享年八十有三。

柳翼謀先生博學多聞，治學方法頗能追隨世界潮流：尤喜言西方人文主義，遵重個人獨立思想的原則；他的學問精深廣博，實非清乾隆、嘉靖以來袁枚與蔣士銓、趙翼所倡詩體力主性靈的乾嘉學派範圍所能包括的。柳先生尤工書法，文思敏捷，常常振筆疾書，作詩如行雲流水般一氣呵成。他的詩、文、書法三足鼎立，堪稱為當代名家，然均為他在史學上的成就所掩過。柳先生特別喜歡與歸國留學生交往，從而由他們口中得見西方一些進步的思想與知識。他治學從不講空言虛飾，總是腳踏實地，力求能學以致用；對於闡釋古學，開經明義也總獨具慧眼。柳先生為學範圍很廣，可說是無所不究，他精於星相命學，重實證而不尚空談。他又特別重視科學方法的統計，所著書中常引用詳列各種統計數字。研究族

譜時，曾特別繪製了禹貢圖一大幅，對於圖譜之學極盡發揚之能事。柳先生胸儲萬卷，著書立說，組織力特別強。曾主編過學術（民國十一年一月創刊）、國風（民國廿一年九月創刊）、史地學報（民國十年七月創刊）、史學與地學（民國十五年十二月創刊）及國學圖書館年刊等刊物。

柳翼謀先生，非常注重儀容，他的面孔豐腴，然下巴稍短，是故中年以後便蓄留鬚鬚；平日不喜言語，終日面帶微笑，莊嚴中又露和藹。身材屬於中等，約有一百七十公分，聲音非常宏亮，態度悠然自得，望之猶若神仙中人。他為人篤厚，虛懷若谷，公事之餘，每每流連山水之間，飲酒賦詩。年少時身體羸弱多病，中年後善於攝生，才又健碩起來，因之得享高壽。

治史學具真知灼見

柳先生在史學上的真知卓見，可見於他先後發表在「國史要義」及「史地學報」的諸篇論文中。他認為吾國數千年來歷史的核心，端繫於一「禮」字，他說：

「總王史之職，詳析其性質，蓋有人類，執禮一也，掌法二也，授時三也，典藏四也，策命五也，正名六也，書事七也，考察八也，歸納於一則曰禮。」（國史要義史原第一）。

他又指出：

「吾國以禮為核心之史，則凡英雄、宗教、物質、社會，依時代之演變者，一切皆有以御之。……列傳之述外戚、宦官、侯倖、酷吏、姦官、叛逆、伶官、義兒，何以定名，由禮定之也。名臣、卓行、孝友、忠義，何以定名，以禮定之也。」

」（同上）。

柳先生甚為推崇「春秋」一書，他說：

「魯之春秋，最重人事，不載一切神話，其體最為純潔，其書最有關於政治，故韓愈以謹嚴二字目之。」（同上）。

又說：「近人講史學，不知推本春秋，漫曰春秋是經非史。而中國史學之根本不明，惟就史以求史，故其於史漢亦不解所謂。」（史義第七）。

對於一般新史家所抨擊的國史弊端——正統論，他獨排眾議，持相反的意見，他認為：

「去無道，開有德，不私一姓，此實吾民族持之以衡史最大之義。……無道者，雖霸有九州，不得列之正統，雖曰王德本於王行，其取相勝或相生，本無定說。學者多病其誕妄，然以道德表治統，固不得為迷信也。」（史統第三）。

自古以來，我國正史史官均重信實氣節，秉筆直書，不敢歪曲史實，後世史學家重視心術，即淵源於此。讀前代之歷史才能洞悉學者的識力，所謂心術就是史德，識力就是史識，為史而有道德與智識，此其並列為史學兩大重要的修養，但可惜後人常常誤解史識的真意，柳先生對於這一點，曾說過下列一席話：

「學者識力，大都出於讀史，苟屏前史，一切不信，妄謂吾之識力能破傳統觀念之藩。則事實所不可能也。或襲近人之言，或探異域之說，亦即棄退邇之史，以為創新之識，隱有其傳，非能捨史而得識也。」

柳先生認為史例亦始創於春秋，孔子以前的



皇覺一恠僧嘗把胡塵拂
 三生試看取芥菜盤

柳詒徵先生屬

甲子夏月
 柳詒徵



柳詒徵（異謀）教授題朱洪武宮鏡詩墨跡。

史家記事，均漫無定例，使人無法予以歸類分別，因此他說：

「顧史之有例，亦推吾國所特創，他國史家莫之能先，而東西各國之爲史者，多善用吾史之例。」（史例第八）。

又說：「史例之詳，以朱子所定通鑑綱目凡例爲最。蓋承春秋三傳，通鑑諸史而集其大成。所謂後起者易爲功也。」（同上）。

爲治史學，其信實根據，應探史源，柳先生特重史料，他在「正史之史料」（史地學報二卷三期）一文中曾說：

「蓋史料徵實，始可從事編纂。然不知史料所自來，僅憑本文以意之，亦不能明其真若僞也。此審查史料之來源，爲尤重也。」

時人均習慣以文字來解釋史，柳先生特別呼籲，不可專信賴文字，以至使古今大家所共信的史籍，一概被抹殺掉。在「論以說文證史必先知說文之演例」（史地學報三卷一期）一文中他曾提出：

「以說文證經考史，必先明說文之演例，不明說文之演例，刺取一語，輒肆論斷。雖曰勇於疑古，實屬疏於讀書。」

傑出的兩部代表作

在柳翼謀先生所有有關史學治學方法的論文中，以及「歷史之知識」（史地學報三卷七期）一文最爲精要，這個題目分三層來講其主旨如下：

第一，人爲何要求歷史知識：

(1) 同情 歷史爲人類活動經過的事實，歷史的轉演與減難免與今世有相似之關係。因此人類

的要求歷史知識，是出於天性的。

(2)應用 一個人的一生，實在是時日有限，如果事事須由自己經歷而得，人類文明的發展恐怕就很慢了。歷史的記載，供給我們許多人類活動的經歷與成敗的參考資料，足供我們警惕應用。

(3)識性 在理性上，人類都有瞭解自己的必要，同時也需要多瞭解別人，而要清楚瞭解一個人，則一定要從他的習性開始著手。歷史事實，對於人類習性的影響，有極大的潛移默化之功。故要清楚懂得人性的真象，必須從研習歷史開始。

(4)好奇 歷史之中，各種人類的活動事實，可說是無奇不有，看歷史的人，總是會覺到興味盎然，古趣橫生的。對於研究歷史的學者來說，應當存懷疑之心，更是時時要想在所有舊典古籍中，找出新解又與眾不同的創見來。

(5)求備 後人讀前史，總覺美中不足，可深入加以探討補述。

第二，如何才算得上是有歷史知識。

(1)變化 研讀歷史應該是能拿出來實地應用才是，並不一定限定在過去歷史的一些死的知識裏，能藉過去事故而預知未來，方才是正路，等而上者，更能因此而獨創一門新知，這樣才算真正有歷史的知識。

(2)普遍 若只專注研究一部書，就不能洞見其與全體之間的相互關係了，因此讀歷史必須博覽，而無所謂本國與外國之分。

(3)系統 並非是指能把歷史事實排列成圖表或列大綱條例而已，是要能真正融會貫通而能有組織有條理的整理出一個系統來。

第三，對歷史知識注意之點：

(1)教本 研究歷史的人，最主要的是要窮閱羣覽，最忌的是斷章取義，自圓其說，所以研讀歷史書，一定要把事情的本末都看清楚，對於過去的舊史，固然要清楚，對於近代的史事，也要留意，而外國的歷史，也應細細的去探討其源流，這樣來研究歷史，才能達到精深博大，融會貫通的境界。

(2)考據 不能以偏概全，讀歷史一方面要著重大體，一方面再用考據的方法來深究其本源，這樣方能得其奧秘。

(3)應用 細看歷史史實的因果演變，因此將其推廣而用到現今社會的各種局勢變化，進而預知未來。歷史的興衰，總是有因有果的，能够把握住其局勢演變的關鍵，自然可以推列出一個系統的人性倫常來，而讀歷史能到達這樣的境界，就是已經到達精粹的核心階段了。

柳翼謀先生專著有中國歷史教科書、國立中央大學圖書館小史、舊林通考、中國文化史、國史要義等，其中尤以中國文化史及國史要義二部書，堪稱柳先生的代表作。

柳先生曾在「中國文化史」的緒論中，詳言其著述的目的與旨趣：「治歷史者，職在綜合人類過去時代複雜的事實，推求其因果而為之解析。以昭示來茲。……今之所述，限於中國，凡所標舉，涵有二義：一以求人類演進之通則，一以明吾民創造之真際。……中國文化為何，中國文化何在，中國文化異於印歐者何在？此學者所應致疑者也，吾書即為答此疑問而作。」又說：「

世恆病吾國史書，為皇帝家譜，實則民族社會之史料，觸處皆是。……徒以浩穽無紀，讀者不能博觀而約取。……吾書欲祛此惑，故於帝王朝代，國家戰伐，多從刪略，惟就民族全體之精神所表現者，廣搜而列舉之。」

中國文化史全書百餘萬言，柳翼謀先生曾廣為蒐集資料，初稿完成在民國八年。民國九年，他在國立南京高等師範學校授課，即重行增訂，再加補述，於是正式用鉛字排印出書，成為定稿。民國十四年，交學術雜誌發表。民國十八年，由南京鍾山書局出版。為第二次印行。民國廿四年一月，又會再版，分訂成兩冊。抗戰期間，在四川出過線裝本和縮印本。民國卅七年一月，正中書局重新排印，卅八年中央政府遷台，正中再版，分訂成三冊，到現在為止，已經印至第十版了。

柳翼謀的「中國文化史」在學術界極獲好評。顧頡剛在「當代中國史學」一文中曾嘉許這部書「徵引繁富，並有其一貫之見解」。如若不是讀破萬卷書，決不會寫出這部偉著來。

至於國史要義，全書分為史原、史權（附漢之尚書）、史統、史聯、史德、史識、史義、史例、史術、史化等十章，而精粹則集於史例一章。筆者謹錄東南大學教授、大詩人吳宓贈柳翼謀先生七律一章以為本文之殿。

奇才磊落數公多。半載重逢意若何。
閱歷人情知險怪。堅持正義挽頹波。
龍潛北海雄吟嘯。鳳去南天笑網羅。
遊左今來形勝地。羣賢領袖壯山河。
(吳宓天津謁柳翼謀先生即席呈贈)